



# 万年火山上的新绿

●彭颜红

被烧透的乌兰察布万年火山上竟然也长着鲜嫩的小草，看得出来，这都是新生的绿色生命。

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火山群是国内少有的，甚至世界上也罕见的天然火山博物馆，拥有神奇独特的地质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公园面积达65.9平方公里，园区内分布着20余座时代不同、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壮美火山，其中有8座火山形成北东和北西两个走向的火山链。

草原上一堆堆粘着小草的火山石，成为这里独特的宝物，观赏摩挲这些造型各异的火山石，能看出因烧焦而呈现的深褐色。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火山也因此一年四季风景各不相同。

乌兰哈达火山群是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发现的于一万年前全新世喷发过的唯一火山群。这些年轻的火山保存较好，遭受自然风化和剥蚀的程度很轻。在约12公里长的断裂带上，北、中、南三座“炼丹炉”相继喷发，火山岩浆爆破喷出的碎屑物，落下后形成火山锥。

从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入口驶入，行车约四五十分钟才能看到令人无比震撼的火

山群，沿途是宏阔苍茫的大草原。毕竟是火山啊，气候虽然足够凉爽，但这火山群的烈日确实与火山相当匹配，哪怕露出很少的一部分皮肤也能被迅速晒成高原红，久久不褪。

想象一下，万年前伟岸的高山上燃烧着熊熊烈火，数百平方公里长期奔涌着滚烫的岩浆，这画面真是令人心惊肉跳，先民们要跑多久、跑多远才能逃离啊。万年前的翻天覆地的，烈焰奔腾，如今变得安宁深沉，一座座火山默默无语地欣赏着这新世界的繁花似锦、岁月如歌。当年喷发的岩浆流过方圆几百平方公里，摧毁了所有生灵。烈焰熄灭后，世界一定沉寂了很久。

没想到的是，大地母亲又创造了这么多顽强的新生命，从一棵小草开始，慢慢呈燎原之势，荒原又成了草原，尽管还有那么多坚硬的火山石紧紧相依，也阻挡不了生命勃发的强大动力。冰与火，热与凉，生与死，动与静，火山的狂暴与草原的柔情，相依共存，永不分离，这就是火山留给人类的哲学思考。

来到6号火山“南炼丹炉”，路旁很多做生意的小摊位人气很旺。一些摊主带着几只洁

白的小羊羔，供游客抱着拍照，游客因此能亲身体验在火山草原上当牧羊人的感觉，这个项目极富火山草原地域旅游特色。

越过小摊位，来到火山脚下，一些零星的小草执着地向着太阳生长，地面的碎石上铺着枕木，方便游人行走。我围着这座火山走了一圈，从各个角度欣赏这座完全裸露的万年火山。火山的主色调是深褐色，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黑色，这是烧得比较透的部分。裸露的岩石层酷似空旷悠远的火星地貌，这座火山因此成为草原上的火星基地。很多游客穿着“宇航服”在这里打卡拍照，只当是去游了一趟火星。

火山石可以用作制砖的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建筑行业。6号火山被誉为世界上的裸体火山，这座火山曾被开采得最多，有的地方被挖得很深，所以能展示出火山最原始的、最真实的本色。沿着半山腰逛火山，吹着草原特有的热情的无遮拦的风，感受着融合了烈火的清凉，很难理解两个对立面竟能实现如此完美的组合。

攀爬山上要走过坡度较陡的碎石土路，有一定难度。平顶的火山口，远看是规整的

圆形。万年前的火山逐渐长满了绿草，山体覆盖着厚厚的绿色植被，仿佛穿上了灵动艳丽的绿衣，更加漂亮。绿草中间规律地分布着黑条，应该是火山喷发时岩浆流过的痕迹，仿佛是绿外套上镶着的黑条纹，夺目养眼。半山坡上还有马儿在吃草，悠闲可爱。

站在6号火山上远眺，可以看到草原公路连接的远方有一座身披绿草的圆柱体山，像一朵巨大的蘑菇，又像姑娘头上的帽子。据称那是5号火山，也被称为“中炼丹炉”，是乌兰哈达火山群中保存完整且原始形态最自然的一座火山。

3号火山又称“北炼丹炉”，这里同样热闹非凡。3号火山从山脚搭建起直通山顶的木栈道，一口气爬上山顶，可以看到山底有一个小水洼地，据说这就是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口，山的内侧也长满了绿草，偶有零星的小野花点缀其中。这座火山就像一个很深的桶，桶的内外都有绿草，游人可以从桶外的底部爬上顶端，再下到桶内壁的底部，真是能看个底朝天，从内到外都能仔细观赏火山全貌。

我曾去海口参观过火山口，那个火山口早已被茂密的绿植深深覆盖，如果没人明示

这是火山口，人们是不会多看一眼的，至多以为这是一片山林而已。同乌兰察布的火山群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乌兰察布的火山草原，本就是一首荡气回肠的诗。草原的风轻轻地吹，就是在吟诗作赋，带着草香的微风时刻诉说着，万年火山是如何从奔涌不息轮回到安宁温柔的。

穿梭于红褐色的火山石堆中间，寻找每一点点新绿和鲜花，远望头顶的蓝天白云，近赏独霸草原的马儿，让人不由惊叹大自然的神奇和磅礴。

如今，快节奏的生活给现代人带来太多焦虑。不妨来乌兰察布的火山草原看看，欣赏生命的热烈奔放，享受酷暑中的宝贵清凉，让这永恒的激情深深地抚慰心灵，让自己永葆火山般的生命力。

## 作者简介：

彭颜红，北京大学博士、记者，国家社科基金评审鉴定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 我的老师张宝荣

●侯殿

1964年，我在丰镇中学（今丰镇一中）读高三，张宝荣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后来，张宝荣老师调至乌盟教育学院（今集宁师范学院），又调至内蒙古教育学院。2000年，内蒙古教育学院并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张老师笑着说：“转了一大圈，又回到我念书和工作过的内蒙师院（内蒙古师范大学）了。”

张宝荣老师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留校任教。他到丰镇中学教语文时，只有三十多岁，比我们班上的大男生也大不了几岁。但他的行头、打扮、风格、做派，却俨然是个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夏季最热的时候，他会穿一件蓝布大褂。其余时间，尤其是冬季，张老师从头到脚一水儿的黑：黑棉帽、黑棉袄、黑棉裤、黑棉鞋。黑棉帽如八路军小战士戴的那种，挽起的两侧能放下遮住双耳，以避免严寒。张老师不大修面，胡子黑不拉碴，圆圆的脸却白白净净，又戴一副白框眼镜，真是黑白分明。

张老师不抽烟，不喝酒，更不跳舞、“搬砖”（打麻将）。人们常说教书是给人一碗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张老师大概把所有的光阴都用在往桶里加水了。张老师才华横溢，知识面极广。至今记得，他讲荆轲刺秦王，向我们介绍《史记》，说《史记》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分“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他一口气说下来，又分门别类作了解释，听得同学们大气也不敢出，生怕漏掉一句。

张老师讲课，简洁、准确、通俗，那叫一个“嘎巴脆”。讲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时，他手捏一支粉笔，把语文课本卷成个圆筒状，插在棉袄下部的大兜里。他大笔一挥，在黑板上写下标题，便行云流水般开讲。课讲完了，书还在兜里。张老师胸有丘壑，不是那种只会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讲解时，他深入浅出、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一篇课文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尽在他胸中。一节课讲完还剩一点时间，张老师用普通话给大家朗诵原文。他顿了顿，用足了丹田气：“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雪……”他“噗嗤”一声笑了，“普通话这个‘雪’真难念，念不了啦。”乡音难改啊！这一课，仿佛就在昨天，至今记忆犹新。

张老师对语文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他说，语文就是语言加文字，学语文主要是学读、写。读要读出感情，写要写出人们爱看的文字。张老师从不让我们死记硬背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他批改作文从不打分，而是恰到好处地修改或写下击中要害的评语。如“精当”“较为恰当有力”“这里不能用‘地’，得用‘得’”等等。我的作文《假期生活散记》中，张老师的评语是“全文围绕‘早天不早地’这个主旨，集中。让文字再富丽些。”《为什么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中，评语是“文势有力，论证周严，比喻恰当，是较成功的文章。”那时流行写日记，张老师在我的日记上批注“基础较好，就如此努力下去。”对于我书写潦草的问题，老师深恶痛绝，他批道：“侯殿，要听话，改变这种书写态度。”真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就像面对面和你谈心一般。

张老师当班主任，取“无为而治”，不搞“手把手教”，在关键时段，四两拨千斤，说一两句话，就能调动起全班的积极性。比如要进行篮球赛，他对体育课代表说：“大个子这么多，怎么也能拿个亚军吧。”要办壁报，他对善于绘画的胡守信说：“你好画些插图。”我们班的班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篮球赛夺得冠军，新年办壁报全校第一，歌剧汇演，我和几位同学编的《秀秀》获得创作奖。团支部坚强有力，团支部书记乔俊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宣传委员苏华考入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组织委员陈秀兰考入内蒙古工业大学。那一届高考出区的9名同学中，有6名来自我们班。

我给张老师当课代表，主要是收作文，发作文，收卷子，发卷子，跑跑腿。再就是晨读换课，早自习前半段读俄文，后半段读古文。每当我站起来提醒“念古文了，念古文了。”同学们便从“Очень хорошо（非常好）”变成“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摇头晃脑起来。有次我去交作文，看到张老师留的纸条：请把作文送到家。当年，张老师和杜承武老师住在大礼堂西对面的平房里，我去时，他正盘腿坐在炕桌前看书，我笑着看他，他皱着眉解释道：“办公室吵哄哄，看不成书。”

天生我材必有用。张老师来到这个世上，好像就是专门来教语文的。我听集宁师范学院一位分管人事的同志说，张老师刚到内蒙古教育学院时，东部区的学生听不惯他的蒙古话。嗨！没过两节课，这些学生纷纷惊叹：这位教授了得，有干货，有水平，顿时刮目相看。是金子总要发光，有水平到哪里也公认。

毕业参加工作后，时间转瞬即逝。1983年，我调到集宁，去看望张老师，一进门，张老师还是坐在炕头上看书。他抬头看见是我，不由得问：“侯殿，你咋来了？”那天，张老师送给我三本他编辑的《常用典故选释》，还嘱咐我“喝碗面哇，面食养胃。”

张老师调到呼和浩特市后，某一次回集宁，我和同学们为老师接风，大家依次向老师敬酒，他还是以茶代酒，烟酒不沾。张老师表面严肃，实际很随和，谁敢和他说他心里话，同他开玩笑，而他一说话也总能把人逗笑。有次记不清是哪位同学逗他说：“张老师那么有钱也不买块手表？”他却说：“连个柿饼大也没，要120元钱（当年上海表、首都表都是120元一块）。”引得大家一乐。

2017年秋，同班同学聚会，我们在张老师家里，总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其间，张老师的夫人郝老师忽然把我和乔俊拉到一旁，指着我曾任在报纸上发表过的一篇回忆张老师的文章说：“侯殿这篇文章一登报，集宁师范学院的几位老师就拿着报纸来呼市让他看了，你们猜他看完说了句甚，他说‘搁我那个国匡里哇，这就是我将来的悼词……’”我心里顿时百感交集，也深深地体察出，张老师对学生的信任、关爱。

君子之交淡如水，师生之情艳如花！



秋色

汤青 摄

## 欲言又止

●孙斌

玉盘是月，从天际倾洒银辉，  
是凝露的花魁。

清樽是我，在浊酒摇曳月桂，  
是捣碎的麦穗。

对镜如我，似触手可催。

你披上这冬雾的清冷，

是梦蝶时的幻梦，

在双眸模糊打转的虔诚。

有酒浑浊、有饒朦胧的狂飙，

对月如我，似轻纱如峰。

你偶然投影在河面，

是摇篮里的精灵。

这近在咫尺能够触摸的月呵，

我才不顾河水的凉冰，

掬水摇曳甚而不见你的亭亭。

望月在星辰，映月在水花。

风儿吹着不舍锦瑟的衣袂，

用冰冷的手，润湿的眼，

日复一日地捧出晨曦的光霞，

伴着的，是我的欲言又止。



## 七律·阅兵感吟

●穆凤岐

阅兵观礼正秋高，劲旅雄师胆志豪。

导弹列装貔虎踞，战机结阵鸢鹰翱。

兹今祭起龙泉剑，明日宣威兴浪妖。

发轫振聋惊四海，三军将士气冲霄。

## 九三阅兵彰国威

●孙瑞岗

人民军队闻声动，威武之师列阵严。

铁甲如潮洇大地，金鹰似电映蓝天。

尖端神器雄赳悍，添翼英姿气宇轩。

正义扛肩屠谬恶，挺膺亮剑慑强权。